

## Uncle Jack

### 一位美國外科醫生之實記 —Ling—

記得那是陣雨過後的一個下午，電話鈴響了，剛拿起了話筒，就是一連串聽不懂的洋文，心想大概是找王哥哥和他那英國同學的，於是沒頭沒地拼出幾句最簡單的英文：「They already went to Bangkok！」誰知對方連忙傳出：「No! No!」細聽之下，始知他剛下飛機不久，是找他的。

那晚，我即在天倫飯店見到了他，經他的介紹，得知她就是美國十大名醫之一的外科醫師 Dr. Jack E. Wilkinson，由談話中而曉得他在美國雖頗有成就，但當他在那兒時，看到了中國醫藥人才外流，而中國却需要這方面的人才，於是就毅然地結束了他在加州鼎盛的業務，而準備到臺灣開诊所，計畫他的能力幫助我們。全家人都聽了很高興，都盼臺灣的許多奇難異症能因他而痊癒，醫學院的學生們亦能學習他的醫術，而後再加以發揮，每次也可因此省去留學生出國的旅費，更可減少人外流的現象。

由於和我們是同一教會，而他又是位素食者，且獨自一人，遂就乾脆請他餐餐在家中與我們共膳，我們也因而成了半個素食者，媽每天更開始為菜單而大傷腦筋了。此外，爸還在那裡為他租一診所，並轉請了一位通曉英文的護士。平日爸由於聽多了，常不在家，於是招待她的職責就交給我們姊弟了，但他一句國語都不懂，而我們的英文程度又有限，就文法句子先不談，光是那些生字就多我們受的典，而我們拿本英漢辭典，作為交談的工具，因此每次對談時，彼此常常用猜的，他拿本漢英辭典，而他也鬧了很多的笑話，現贅舉一例為證：那是初來不久的一個晚上，他問弟弟：「Where is the toilet？」弟弟不懂何謂「toilet」，趕快拿本辭典給他，他查完之後還給弟弟，弟弟看那字的第一個解釋是「化妝臺」，奇怪地反問他：「You want to buy it？」他嚇得連忙搖頭，弟弟愈想愈不對勁，再往下看看那字的其他解釋，原來是他要上廁所。

人，他是真正地抱著仁心仁術，找他的病人多是些患者到了臺灣，當診所一開張，找他的病人多是些患者，有奇異治不好的怪症，但他都盡了他的能力，替他們一個個地治好了，時而有些手術是其他醫生所不敢接觸而推給他的，但他也以沈靜的態度一一受理下來，最後也使病人個個痊癒，而他們都能得到再生的機會，所以認識他的人，沒有不欽佩他，讚美他的。

但由於平日他多是義診，所以帶來的美金、支票多用光了，於是在種種經濟困難的條件逼迫下，只好應香港醫院院長 Dr. Harry W. Miller 之邀，離開臺灣到那裏去做醫師了。在臨別前會向我們表示，在此地，他雖然和許多人的語言不通，無法表達彼此的情感，但他確是非常地喜歡中國人，因為中國人最重「情」，常常有許多的病人病好後來謝他，來看他，且關心他，令他覺得很感動，雖然仍然很想繼續地留在臺灣替我們服務，但目前却是不可能的，假如今後有機會，他還是願意回來的。可是在平時他也會提出一些臺灣俗語參考。在他剛來臺灣時，很喜歡吃綠色的蔬菜，但有天他忽然絕口不食，而只吃些豆子、蘿蔔等等，且建議媽以後儘量少吃，因為他親眼見到那些種菜的人以糞便施肥，這是極不衛生的，也是我們常關疾病的原因，我聽了，起初不肯相信，因為我也一直以為臺灣菜裏的施肥早已改為利用化學肥料，根本不可能再有那種落伍的方法，和他反駁了很久，最後他帶我去離家不遠的一塊空地看，果真見到有人以一桶桶的糞便施肥，現，我雖是不願相信，但也只有承認這事實了。

他總覺得臺北各式車輛太多，交通秩序太亂，行人又不遵守交通規則，以致車禍事件頻頻發生，尤其令他心煩的是車喇叭的雜聲，他屢次抱怨著正當他在工作的時候，那些「叭！叭！」聲總是吵得他不能安下心來專心做事，有次他居然開了我一個奇怪的問題：當我們上課上了一半，教授講課講得正起勁時，突然有人在教室外大聲地接喇叭，這時，這位教授是否會很生氣地立刻跑出去，而禁止他繼續再接下去？

由於國情的不同，有些習俗亦因而有異，中國人講究客套，常說了許多不合實際的應酬話，但西方人却不同，他們常是覺得有什麼不對，當著面就

說出來，而不考慮對方是否會不適與，就因這樣，他無法接受我們這種思想，而認為中國人有許多是不守信用的，因為有許多病人寫信說過兩天打算來看病，於是在兩天之後即騰出時間來等這位病人，可是他往往等了一天，這病人却失信一直沒來看病，害他浪費了全天的時間沒有做其他的事情，為此，他上了許多次的當。此外，有些病人不信任醫生，常常這個醫生看次病，下次又找另一個醫生，每次看病都換不同的醫生，結果病永遠也沒法治好，且病人有病，一定得找醫師檢查病情，若需乞藥或服藥，由醫師開藥方到藥房去買，切不可自作主張亂用成藥。

他看見常有人將髒東西丟進水裏丟，污染了水質，雖經消毒而後飲用，仍嫌不够衛生、潔淨。加上許多高樓大廈燃燒生煤，使空氣混濁不堪，對人體的呼吸道尤其有害，政府對這些方面應該採取積極的態度多加取締，而予徹底地消除，那麼人人才會有健康的體魄，才可以談到富國強國的工作。此外中國人的辦事效率不高，在中國雖然一星期要做六天的事，却比不上美國每星期只要上五天班，此地申請一件事情，往往要拖上一段日子，且尚需再加上煩冗的手續，所以凡事應儘可能地做到簡單、迅速、明瞭。

也許他還會建議了一些其他的事項，只是我已記不太清楚，無法一一敘述，現僅將所難回憶到的零零星星敘述之，並非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但不可否認的是外國有些地方是比我們進步點，我們惟有誠懇地學習別人的優點，以改進等整之處，這正是今日求新、求遠、求實、求簡最適切的開始，也就是國家求進步，努力發展科學所當做之事。

—69—

東樹，並養有很多不同品種的蜜蜂等等，因此對於植物方面也很感興趣，當他知道臺灣那種蔬菜或水果的品種不好或沒有，而加州却盛產時，他就有意思在臺灣栽培，他本還想在近郊買塊地辦農場，但後來得悉地價之貴，只好作罷，不過他仍然托人自美帶來兩大袋不同品種的豆，試著在臺灣栽培，如今這些豆子已發芽成長，而他却已離開臺灣，無法親自看到它們結果，實屬可惜。

他對臺灣學生生活放暑假期間沒有出外做事，賺取學期的學費、生活費，感到很奇怪，所以他要我利用暑假去打工，且說當我做好了豆芽菜，再每清晨拿到市場去賣，那之後一切的費用都有了著落，而不需再伸手向父母拿錢，在盛情難却之下，只好照著他的話試著去培養，好在那時已開始在即將拿給媽媽燒了盤豆芽菜請她，現，我雖是不願相信，但也可免除繼續培植豆芽之苦，但我一直不會向她說明三個月所賣的豆芽絕不可能賺取我那四千餘的費用。

我們會問過他是否有任何的嗜好，或喜歡何種運動，但他回答我們的却是：他利用做工來運動，而看書又為他唯一的興趣所在，因為只有從書本中才可使他的醫術進步，使他得到更多的知識和經驗，更能使他快樂；唯有做工能鍛鍊他的肌肉，而不致於太臃腫，難怪每次當我見到他時，他不是一書在手細心地閱讀著，就是抓了弟弟們繫著針線敲打打地製作傢俱。

—68—

Uncle Jack 不僅是待人慈祥，更有一項善舉，只要別人需要他，他都願意伸出他的雙手，盡力去幫助別人，且不計較他將會得到什麼樣的代價，他住往替病人動大手術而不收一文，且送藥物給病人，一直到痊癒為止，因為他同情那些待遇到無法付得出醫藥費的人們。甚至每日清晨約三、四點他就開始徒步，走差不多四十餘分鐘的路程到臺灣療養院去替病人看病，常常得到晚上七、八點才拖著疲乏的身子回來吃晚饭，有時病人需動大手術，那更是連吃饭的時間也騰不出來，成天熱心地幫忙。